蟠虺



○刘醒龙　（连载29）

女主人华姐并不是成心想这样，只因为与江北监狱大门隔街相望，那些从外地来的亲朋好友，探视正在江北监狱服刑的人，或者专程来此接回刑满出狱的人，先到监狱门口看上一眼，转过身来总是将离得最近的圆缘招待所作为第一选择。

华姐习惯地问他俩，是来看人的，还是接人的。

曾本之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明天一到，她就会知道。

华姐有些献媚地赞美他俩，圆缘招待所开业以来，这是头一次接待如此有气质的客人。华姐还相信这一带的私人旅馆都是如此。除了某些偶然因素，大多数厅局级以上的犯罪贪官和教授以上的堕落知识分子都不往这里送。与机关单位一样，主官级别越高，来来往往的人越是趾高气扬。在江北监狱服刑的人都是三教九流之数，来探视的亲朋好友，自然达不到令人肃然起敬的级别。

华姐说话口音，既像陕西话，又像甘肃话，虽然听起来怪怪的，但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马跃之说她是甘肃天水人，曾本之说她是陕西宝鸡人。问时，华姐却说自己是定西南面一个叫岷县地方的人。她怕别人不知道，还补充说，毛泽东写过“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岷县就在岷山的怀抱之中。

马跃之不客气地对华姐说，岷县还出产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洮砚，那可是比这空洞无物的诗句更有名的宝贝。

华姐从未见过有人这么说话，眼睛瞪得老大。

曾本之赶紧接过他们的话说，岷县还有个地方叫清水乡清水村，村里的人直到现在还在用翻砂的方法做高仿青铜器。

像被人发现自己身上的短处，华姐借口有事，转身离开了。

房间的条件太差，邻近房间的那些人，因为第二天就能进监狱会见亲朋好友，或者在大门口迎接亲朋好友，不是激动就是焦躁，哭的哭，笑的笑，闹的闹，再不然就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大大的，吵得马跃之整夜都没睡着，几次爬起来恨恨地表示，自己要出门乘车回家去睡。

马跃之这样做，也是想逼曾本之说说心里话，说清楚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从出天河机场，被出租车送到圆缘招待所起，曾本之就像心里有种东西在憋着。马跃之似乎感觉到曾本之心里憋着的那个东西，但他希望曾本之主动开口说出来。曾本之不说，马跃之宁肯同样闷着。闹了一通，见曾本之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马跃之只好将头搁到枕头上。

天亮之前，圆缘招待所好不容易静了一阵。

时间不长，华姐就开始在外面敲门，提醒那些探监的人，早点起来收拾好自己，然后去江北监狱登记排队。

大概是实在憋不住了，马跃之在对面床上主动说：“这些年我总觉得，当初郝文章犯事，被判入狱八年，这中间有些事于情于理都有破绽！”

曾本之叹了一声：“郝文章这孩子，若不是太固执，也不致如此。”

马跃之说：“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郝文章与郝嘉之间是有联系的。”

一旦说出这个名叫郝文章的人，曾本之心里像是轻松许多。

曾本之说：“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郝文章就是郝嘉的儿子。”

马跃之说：“曾先生守口如瓶，真是好样的！”

曾本之说：“郝文章来楚学院报到那天，正好是郝嘉十周年忌日。那天你去湖南参加有关马王堆出土丝绸的学术会议。后来，我与你说，郝文章敲门进来，我差一点将他当成郝嘉。当时，我只想暗示一下。其实，郝文章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读本科一年级时，我就见过他。实际情况更早。郝文章上大学前十年，他妈妈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预告十年后，有一个名叫郝文章的孩子会考上武汉大学考古专业。他妈妈别的什么也没有说，但我马上猜到，这一定是郝嘉的儿子。他上大学时，我让他来我这里当实习生，后来我又让他直接进楚学院。这些事，我事先都同你说过，你也点头同意的。”

马跃之说：“这个我认账。你虽不说，我也大概明白，郝文章与郝嘉之间不只是形似，更是神似——郝文章来楚学院才几年时间，那次，就因为对你的失蜡法有异议，竟然当着楚学院半数以上人的面与你争吵，中间，他突然推开窗户，将我吓得不轻，以为他也要像郝嘉那样跳楼。幸好他只是觉得屋里闷，打开窗户透透气。可那架势绝对是宁可跳楼也不妥协的路数。”

马跃之接着曾本之的话说了一阵，又回到自己最先提起郝文章的话题上。

马跃之说：“暂且不说曾侯乙尊盘失踪案的过程，仅仅是作案动机，就让人无法相信。郝文章来楚学院几年，以区区本科生的教育水平，很快就超越那些博士、硕士，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就连先前一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郑雄，也显露出颓势。这种时候，他竟然去偷曾侯乙尊盘，让人讲不出，也想不出道理来呀！”

二人一边说话，一边洗漱时，外面又有敲门声，而且是敲他俩的门。

曾本之将门打开，华姐端着两碗热干面站在门口，是昨天说好让她代买的早点。

曾本之付钱时，华姐提醒说，若是探监，再不去排队，今天就轮不上了。

曾本之嘴里嗯嗯地表示明白，华姐稍一走远，便又将门反锁上。

窗外的人流和车流已经很拥挤了。

马跃之开始给家里打电话，座机响了半天没人接听，又改打柳琴的手机。一会儿，就听到柳琴的声音。

柳琴开口就问宁波的天气如何，武汉这边的天气不错，只要宁波的天气没问题，航班应当不会晚点。好不容易轮到马跃之问，柳琴爽快地说，曾小安在网上发现一家专卖女人用品的小店，地点在汉阳，上午要和曾小安到那家小店去看一看。

（未完待续）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连载96）

多年的默契合作，始于鹤顶碎石厂发给杨杰的遣散费——那两百公斤矿石。董师傅用中年的胳膊举起小锤，在每一块石头的边边角角敲一遍，拿强光手电对着石体深入地探照和端详，末了对杨杰说：

“敲碎后垫路吧。要做水晶生意，让你老歪姑父找我。”

杨杰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去了花街。没别的路。喇叭里整天宣传退伍军人光荣，转业政策要落实，其实没几个单位愿意接收，像样的地方都是僧多粥少。碎石厂烂成那样，也是武装部、民政局、统战部等一堆衙门都盖了戳，硬着头皮压下去，他们才答应给杨杰个饭碗。现在碎石厂也歇菜了，两百六十二个平方公里的鹤顶是没地方让他待了。这一年：初平阳在南京念中文系，因为背包里总装一本《圣经》，经常遭到同学的嘲讽；易长安在师大学英语，一口地道的美式发音让女同学着迷，他不停地和女孩子谈恋爱，因为身边女生更换过于频繁，两次被取消享受奖学金的资格；天赐死去多年；福小出门在外，天南海北地游走和谋生，让人觉得她正打算从这个世界上沉默地消失掉；除此之外，花街没有任何变化，该活着的都活着，正在死掉的跟他也没关系。老歪扯了扯偏瘫的脸，带他去了西大街董师傅家。

在董师傅家堂屋隔壁，大白天都关门上锁的耳房里，杨杰见到了有生以来最多的水晶。此后很多年，他对水晶一直放不下，不愿改行做玉石买卖或者像崔晓萱建议的那样，去开一家文化公司，源头就在董师傅家的耳房里。董师傅突然打开了狭窄房间里的四盏灯，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颜色，堆满了大大小小水晶的房间恍如流动的梦境，光与光交叉、渲染、融合、漂移，仿佛那些水晶都是活的。

“每天晚上我都进来，”董师傅说，“打开灯，坐一会儿。不跟它们说说话我睡不着。”说鬼话的毛病是从这儿来的。“你再摸摸。闭上眼，用指尖，再用掌心。轻一点。”

杨杰学董师傅的样子，像抒情的荷马，把两只手缓慢地放到水晶上。他对水晶不陌生，念书时来花街玩，没事就和平阳、长安和天赐扛着铁锹往野地里走，大大小小也挖出过一些。洗净了，放在手心，贴着皮肤，或者直接放进嘴里。水晶是凉的，沁人心脾的凉，如同三伏天进肚的冰镇啤酒。但这一次，他不仅摸到了清冽的凉，还摸到了透明的凉，透明到似乎不存在；你想象你光着身子一个猛子扎进清澈的运河里，河水包容你又敞开你——那透明的水，在又不在。某个不合适的晚上，杨杰对崔晓萱描述过这次奇妙的感受，他心醉神迷的表情，在崔晓萱看来充满了色情意味。崔晓萱问，是不是觉得在摸一个女人？杨杰摇摇头，女人是女人，水晶永远是水晶。这个含混的判断让崔晓萱有点失落。她一向以皮肤姣好得意，在风沙粗粝的北方，她那样的皮肉只能认为是上辈子修来的。

摸完了，杨杰让董师傅灭了灯。他们在昏暗中站了三分钟，再打开灯，水晶在灯光开启的同时重新苏醒过来，这个拥挤逼仄的房间瞬间开阔，再次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梦境，仿如天上人间。此后的很多年里，杨杰看到的水晶以千吨万吨计，花街的水晶、新疆的水晶、东南亚的水晶、巴西的水晶、非洲的水晶、南美的水晶，规模、成色、纯度都远在董师傅的存货之上，但没一个让他有醍醐灌顶之感。它们没法通过他的触觉和视觉自然地融入他的生活和生命，无法在相遇的一刻就为他建立起充沛的身体性和精神性。

当然也有例外，2008年8月，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杨杰去了墨西哥，参加一个国际玉石工艺交流展，顺便参观了一个当地意外发现的水晶洞。洞内极尽曲折，灌满了高达49~50摄氏度的热水，能抽干的水全抽干，洞里的温度也在40度以上。如同扭曲的蚕蛹般的水晶洞里，生长了无数的巨型水晶柱、水晶石，其洞之大，其石之多，其形状之怪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完全在你的想象力之外。那既是一间巨大的镜子屋，也是一个让人犯晕的诡异迷宫。即使排除掉其间的高温，只那剔透丛生的水晶本身也让杨杰气短，不过他还是在洞内待到了参观时间的极限才出来。作为商人，他没法不感叹那些数十米长的巨无霸水晶柱，他无须心算也明白其惊天价值，纯粹的钱的意义上的价值。这个从事水晶交易的商人，低头又看见了布满四壁的琐碎小水晶，慢慢地蹲下身来。

影像资料上的不算，有生以来他头一回看见水晶在生长。菜花般贴着石壁生长的珊瑚状水晶；发丝一样精细、吹弹可断地生长的水晶；胆怯地仅仅冒出点针尖的水晶，仿佛刚刚萌生了面对世界的意识；这些纤弱细微的小东西，正在缓慢以至于静止地生长。亿万年后，它们才能长成。杨杰的头脑里拉出一个黑暗的纵深，亿万年，这个抽象的数字在水晶洞里突然变得无比具体。亿万年就是一分钟一秒钟逐渐叠加累积到了接近于无限的长度，他听见手腕上欧米茄手表迈着小碎步前进的声音。此情、此景、此感喟和此幽思，让写文章的初平阳来描述，会是一番怎样的篇章？杨杰的嘴里只能蹦出来几个干巴巴的关键词：历史、时间、生命。然后他站起来，重新成为一个拿水晶开刀的商人，他想到的是，决不浪费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水晶，坚决把小佛像挂件事业进行到底。

董师傅咳嗽一声。杨杰说：“我干。”

老歪用手拽了一下腮帮子。“不再想想？”

“想完了。”

（未完待续）

星空与半裸树



○陈彦　（连载107）

南归雁敲了半天门，安北斗都没开。敲得急了，他还在里边吼了一句：“敲死呢敲，都滚一边去！”房外才安静下来。

安北斗最伤心的还是安妮那一跪。他也知道，孩子所做的一切，都与大人有关。但能做出来，也足以将他的心击得粉碎。他真说过要上天给孩子摘颗星星的话。要是能摘回来，也早摘了。但他努力在“摘”——那就是用一生的时间，为她发现一颗小行星。他觉得作为父亲，用这种方式，去疼爱因自己与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而来人世走一遭的女儿，也算值了。谁知孩子早被她姥姥“揭穿了把戏”，只喜欢能拿到手的芭比娃娃、灰太狼……最终把摘星星的父亲看成了“骗子”。

他用厚厚的被子死死蒙住头，哭得整个身体都在抽搐，而让声音尽量不传出去。他甚至想立即上县，把储有良揪出来，端直拉到十字路口，让一颗变轨、失序的星体迅速坠毁。一个小人物，对待一个大人物，唯一能产生效果的办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众。其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人家会以各种手段，得到无罪、无辜的辩白与保护。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连女儿都给他跪下了。他无法去伤害一颗比自己更脆弱稚嫩的心灵。何况这样做的结果，坠毁的就不是一颗流星，而是几颗，包括杨艳梅，更包括自己的女儿。也许孩子从此在学校、街道，总之一切有人的地方，就再也不能阳光灿烂，而是处处遭人指指戳戳了。纵然如此，婚姻的瓦釜，也是再不可能鼓捣浑全了。

事后他知道，储有良确实走了。挂职期并未满，是因为与杨艳梅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而让王中石书记劝走的。他走后不久，杨艳梅也去了省城。再然后，也一纸调令，到省上一家大医院上班去了。

49 又立春了

南归雁没能阻止住老同学安北斗的婚姻崩塌。在当事人知道以前，他在县上就听到不少风言风语。可从对安北斗的试探中，本人好像毫无觉察。直到王中石书记找他谈话，让尽快安排小安来县上一趟，把家庭的事好好处理一下，他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安北斗哪是储有良和杨艳梅的对手啊，一切都朝不可逆转的方向彻底滑落而去。好在储有良迅速调离，才没造成更坏的影响。那段时间，他暗中安排镇北漠和朱武干几个人，把安北斗盯了好一阵，生怕他想不开生出啥事来。可安北斗看上去一直很冷静，除了更加少言寡语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要说镇上干事最靠得住的，还是安北斗。尽管有时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傲骨，不像别人那样百依百顺，甚至对他这个一把手，都有点“屌不甩”的感觉，但他仍是喜欢安北斗的。因为交给他的事，没有扎不实的。办成了也不表功，更不喊累。现在他也不玩天文仪器了。据说连天上看都懒得再看一眼。而过去边走边仰望，常常是会跌下沟渠粪凼的。

镇上的老大难问题——温如风告状，最近也销声匿迹了。自那场大暴雨让他家受到惨重损失后，镇上也有意给了些救灾补助。当时村上还不同意，孙铁锤甚至喊叫活该，说应该把驴日下的塌死，少一个祸害。南归雁听了很不高兴，一个村干部怎么这么说话？他坚持必须给。安北斗也支持他给。温家毕竟死了老母猪和一窝猪崽，还外带一河滩的鸡鸭、庄稼。由于地势低，房根基也受到损毁，且不好收拾。为此，他专门去温家走访了一趟，并刻意安排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坐在炕头跟温如风拉了半天家常。而这顿饭孙铁锤早已安排好了，但他执意要在温家吃。闹得孙铁锤还很不高兴，听说夹枪带棒地嚷嚷了好一阵。安北斗倒是大加赞赏地说，镇上书记就该这样当！并告诉他，近期温如风是不会告状的。一来你给老温带了面子；二来他也不可能让老婆娃住在摇摇欲坠的房里过日子。

整个镇上的工作，仍是围绕“点亮工程”在细化、提升。尽管王中石书记并不看好，但碌碡已推到半坡上，也不能让它滚下来。好在王书记终于退到市人大去了。南归雁在春节快来临时，又掀起了一波热潮，希望把全县和全市的眼球都吸引到北斗镇来。他甚至还在省城的几路公交车上打了广告，说北斗镇不仅点亮了人间罕见的“七星山”，而且狮子龙灯社火全套上，广告语是：“让你过一个人间天上心跳体验的吉（鸡）年！”为此还专门请来省上民俗专家，设计了“万人社火大巡游”，希望在春节期间，一举将旅游经济发展构想推向高潮。北斗镇除了“八山一水一分田”外，要想发展经济，也别无路径可走。这个蓝图让南归雁可谓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了。近来，他还恶补了不少文化旅游知识，他相信只要鼓起“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持续用力劲头，就一定能把“七星山”做大做强。品牌一旦形成效应，每天哪怕吸引来一千游客，那么民宿、农家乐、土特产品系列开发这些附加值就能带动起来，从而真正惠及一方百姓！

（未完待续）